



## 话语语言学的性质、方法与任务

20 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向语言学提出新的任务和课题，要求语言学理论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如计算机信息处理、语言教学以及一些社会问题等。结构主义语言学显然做不到这些。因为结构主义语言学虽然曾帮助人们认识了语言结构的某些特点和规律，推动了语言的研究和学习，但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语言的描写是形式主义的、脱离语言环境的、静态的描写，无法对语言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和指导人们正确地运用语言。在强调语言的交际和应用的今天，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局限性便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其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当今世界语言学发展的总趋势，是从对抽象的语言体系的研究逐步转向对于语言应用

理论的研究。(西楨光正, 1990: 2) 为适应语言科学的发展, 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大量涌现, 如心理语言学、话语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等。其中话语语言学以其独特理论和实用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自 60 年代以来, 话语语言学迅速发展, 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1987 年在东德首都柏林召开的第 14 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上所宣读的 894 篇论文中, 有关话语篇章的论文有 108 篇, 占宣读论文总数的 12%, 排在 19 个分组的论文篇数之首(参见陈平, 1987: 3) 另外, 研究话语语言学的专著和论文也迅速增长。例如, 德国 Hartman (哈特曼) 的《话语语言学对象》、H. Weinrich (瓦恩利希) 的《话语中的语言》、W. Kallmeyer (卡尔迈耶) 等人合著的《话语语言学教程》、B. Sowinski (索温斯基) 的《话语语言学》、H. Isenberg (伊森堡) 的《话语理论初探》、英国有 Couthard (柯特哈特) 的《话语分析入门》、Brown (布朗) 和 Yule (尤尔) 的《话语分析》、Beaugrande (伯格兰德) 和 Dressler (德勒史勒) 合著的《话语语言学导论》, 中国有陈平的“话语分析说略”、王福祥的《话语语言学论文集》和《话语语言学概论》、黄国文的《语篇分析概论》、胡壮麟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以及廖秋忠对国外话语语言学的述评等。近期又有沈开木的《汉语话语语言学》。从话语语言学的众多著作与论文中, 我们可以看出, 话语语言学已成为语言学的一门重要学科。

## 第一节 话语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及其分科

话语语言学, 又称为话语分析或文章学, 三者名称各异, 但研究对象、内容极为相近, 以致一些学者认为它们可以相互通用。不过, 从三个名称的字面意义和实际使用情况看, 三者之间还是有所区别, 话语语言学主要研究话语构成的理论, 包括理论

和应用两个方面；话语分析则更多地指具体理论和应用方面的研究，有时指一种篇章教学的方法；而文章学则更多地为东方如日本、中国所使用，主要研究话语的宏观结构，而且多局限于文字篇章。

就词汇而言，text, discourse 和 utterance 也存在意义上的差异。自德国语言学家 H. Weinrich (1967) 提出“Textlinguistik”（我国译为“话语语言学”）以来，到底怎样界定话语？语言学家们见仁见智。在英语中，text, discourse 和 utterance 都被译成“话语”，在汉语中，人们常把 discourse 和 text 两个词都译为“篇章、语篇、话语”，不加区别。在这一点上，中外语言学家们也存在分歧。有的认为它们基本上是一一的，有的则认为它们存在实际性的区别。有人认为 text 指的是表层结构，而 discourse 指的是深层结构；又有人认为 text 是抽象的名称，discourse 是它的实现形式。从行为上看，有人把 text 看成是独白（monologue），而把 discourse 看成是对话（dialogue），前者较长，后者较短，还有人认为 text 指的是书面语言，而 discourse 侧重研究的是口头语言，如此等等。不过，从总体上来看，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认为这种区别不大，从而把两个词混合使用。至于 utterance，虽然也有语言学家把它译作话语，但它与 text 和 discourse 有较明显的区别。它经常指不曾得到确定的一连串语音，以前后出现停顿和说话者的转换为标志，是用作语言分析的语言材料，我们倾向用“片语”来指代它。国内学者胡壮麟（1984）认为，在较多的文献中，话语（discourse）和语篇（text）两个术语是通用的，而他趋向用“语篇研究”来统括二者。我们趋向把 text 叫作话语，而把 discourse 叫作语篇。

话语语言学家们认为，话语语言学是关于正确交际的科学，它具有行为、运用、动态和整体性的特点，其首要任务是研究言语的交际。东欧一些国家把话语看成超句统一体。例如，前苏联的语言学家认为话语是言语创造过程的产品，它具有完整的性

质，体现为文字材料，它通过对文字材料的类型进行相应的加工，并通过词汇、语法、逻辑、修辞等联系手段让文字材料结合为一个整体，超句统一体有明确的意向和语用目的（参见王福祥：1994）。我们是这样界定话语：“话语是比句子大的、具有相对完整意义的语言单位。它是构成一个话题、完成一种可识辨的交际功能的一连串语句，但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中，它也可是一个词，一个短语或一个句子。它包括口语与书面语。它研究实际运用中的语言组织特征和使用特征，并从语言交际功能及发话人和收话人双方的认知能力等角度出发，对话语的言内、言外及非语言因素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罗选民，1993：2）Beaugrande 和 Dressler（1981）在《话语语言学导论》的引言中说到：“话语语言学的话语模型是概率性的，不是定数的。建立结构步骤的动态描写比结构的静态分析更富有成果。我们应该做的是发现规律、策略、动机、优先选择和‘常规选择’（default），而不是规则与法则。‘处理中心’（dominances）比严格的类型提供更符合实际的分类法。话语的可接受性与合适性比符合语法的‘合格性’（well-formedness）更是鉴别话语的重要标准。在话语中，人类的推理过程比逻辑证明对知识的应用与传递更重要。”综观各国学者对话语的研究和阐发，话语语言学大致可以分为话语语用学（text pragmatics）、话语语义学（text semantics）、话语语法学（text grammatics）、话语修辞学（text stylistics）四大部分。它们构成了话语语言学研究的基本领域。

东方的文章学研究可以说与话语语言学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文章学主要研究“一般的语言运用的方法和技巧问题”以及“特定的作品形式和作家运用语言的特点”（张志公，1961）。1984年，日本的永野贤把文章学的精髓归结为“连接论”、“连锁论”和“统括论”三个方面。“连接论”主要基于下句之间的衔接关系，研究句子之间的线性承接关系。“连锁论”把构成文章的句子认作一条锁链中一个个环节，它们既跟相邻的

环节相扣合，又是锁链这一整体中的一环。因此，文章学主张研究每一个句子在文章整体中的位置和功能。“统括论”注重的是具有统括文章整体的句子的语法特征，也就是说它主要关心的是文章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文章学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几乎可以与话语语言学中的衔接手段的研究、意义连贯的研究以及句子功能等研究相吻合。就篇章（不含口语）而言，日本和中国的文章学以及古希腊、古罗马的修辞学可以看作是话语语言学的前身。

我们下面将从话语的形式、话语的意义、话语的语境、话语的信息分布、话语的结构及话语语言学在翻译、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等方面来进行阐述。

## 第二节 话语形式研究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语言学家 J. R. Firth 就提出要在语境中研究言语的意义，研究语句之间、句子与上下文之间、言语与语境之间的关系。1949 年，德国的博斯特提出了“句群”（*satzgemeinschaft*）的概念，并指出在句群内部的句子之间有许多极为重要的结构联系手段，如词汇重复，冠词、代词的使用，上下文造成的省略，动词的时态，成对使用的连接词等。1955 年，他提出必须从交际句法的思想，从句子和连贯的语句中的“紧张”、“期待”、“消除紧张”的概念出发来研究句群及超句联系手段。博斯特的主要精力是揭示句子意义联系时使用的手段。

1976 年，英国语言学家 M.A.K. Halliday 与 Hasan 合著的《英语的衔接》（*Cohesion in English*）标志着衔接理论的诞生。这本著作揭示了句际之间的衔接现象，对话语语言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Halliday 和 Hasan 认为，衔接是一种语义上的联系，它与句子的衔接不同。句子的衔接只在句子结构内起到衔接作用，而语际衔接则使句与句之间产生联系，正是因为有了这

种联系，句群便有了语篇性。Halliday 和 Hasan 把英语的衔接分为五类：指示（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连接（conjunction）和词汇衔接（lexical cohesion），并对它们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描述。

不过，Halliday 强调了衔接的重要性，对语境、背景知识等其他因素促成语篇连贯的作用有所忽视，所以不少语言学家对他的理论提出了异议。较早提出异议的有 H. G. Widdowson (1978)、J. L. Morgan (1979)。他们认为语篇中确有衔接现象，但是具有衔接现象的一连串句子不一定能构成语篇；有些意义连贯的语篇并没有衔接现象，这一点在间接言语行为中尤为明显。Morgan 和 Sellener 认为 Halliday 把语篇连贯的原因归结于话语组织中存在语言形式上的衔接是不正确的，衔接应该是语义连贯的结果。Brown 和 Yule (1983) 在 *Discourse Analysis* 一书中指出，衔接形式标记和某个衔接意义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如 and 一词，可表达递进、转折、因果、时间等多种不同的意义。他们进一步指出，语篇中的两种形式互相照应时也并不一定绝对相等。例如，Wash and core six cooking apples. Put them into a fireproof dish. 很明显，第二句中的“them”已是洗净、去核的苹果而非第一句中的苹果了。在习惯上，人们总是先认定某一话语是连贯的，然后再在这一假定的基础上去理解话语。但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话语间的不同规律。

早在 1979 年，吕叔湘就注意到了话语存在意义连贯、形式衔接并存现象。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中，他谈到：“一般讲语法，到句子为止，句子是最大的语法单位，因此句子只有结构分析，没有功能分类。其实这也是一种老框框。若干句子组成一个段落，句子与句子之间不仅有意义上的联系，也常常有形式上的联系……”武果（1987）也指出：“连贯性依靠的是结构上的衔接一说是不够全面的，因为除了衔接之外，总体结构（generic structure）和语篇结构（即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也是

区别真假语篇的重要特征。”

1985年，Halliday 对话语衔接理论作了修正，指出话语是一个单位，具有结构和语篇特征的整体性。马博森和任绍曾（1995）探讨了英语现在时具有三种相互联系而又有区别的语篇功能，即表实功能、概括功能、突显功能，认为“英语时态也是组篇的一种手段，用以表明语篇所体现的语境中若干事件的时间关系……也可以使表面似无联系的语段通过使用统一的时态取得语篇的连贯。”任绍曾（1996）后来还探讨了英语名词词组指称语段的语篇功能。左岩（1995）探讨了汉英部分语篇衔接手段的异同，指出汉语常用原词复现和省略，英语则常用照应和替代。廖秋忠（1998）对现代汉语语篇中的连接成分、动词的支配成分的省略、指同的表达等语篇衔接现象作了深入的探讨。

总的来说，衔接理论揭示了话语内部以及句子内部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这些成果对于话语语言学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衔接理论过分强调了话语衔接手段的重要性，而忽视了语境、话题、背景知识等其他因素促成的意义连贯，所以不少语言学家把研究的眼光投向了另一话语现象——意义连贯。

### 第三节 话语意义研究

话语意义之研究是话语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课题。Halliday 和 Hasan 把话语的形式衔接和语义连贯放在一块考虑。但他们提到，有些衔接是语义上的联系，有些则是形式上的联系，如指示词主要是语义的，而替代和省略主要是形式上的。他们认为，形式和意义是不可截然分开的。衔接首先通过语义的选择，然后用词语和结构的形式来实现。而 Beaugrande 和 Dressler（1981）则将它们分开探讨。衔接注重话语的形式衔接的手段，连贯研究话语意义得以贯通的问题，如概念是怎样被分割为尽可能小的片

语，表达方式是怎样被转化为概念意义，意义又是如何聚合而组成大的语域。他们认为语言在真实话语中的使用可用知觉和认识过程普遍相似性来解释，知识和意义对使用知识和意义的语境十分敏感，努力将话语和知识的研究包括在一个逻辑框架结构中，这些是话语意义的基本描述。Widdowson (1978) 提出的五对术语中也将 cohesion 和 coherence 区分开来，这五对术语是：use 与 usage, sentence 与 utterance, locution 与 illocution, text 与 discourse, cohesion 与 coherence。不过，他的分析主要从教学与应用的角度出发，不及 Beaugrande 和 Dressler 的分析系统与详尽。

语义接应是话语成构的标志。为了把语义的连贯与形式的衔接区分开来，我们分别用 coherence 和 cohesion 来指称它们。语义的连贯可以通过逻辑判断或话语所产生的具体地点和时间来引导。如下例：

[3.1] A: That's the telephone.

B: I'm in the bath.

A: O.K.

如果上例有具体的地点和时间，语义的连贯就可呈现出来。A 暗示 B 去接电话，B 说明自己仍在浴室，言下之意是无法脱身，A 然后表示明白并自己去接了电话。

因为汉语是以意合为主要的语言，所以在汉语话语中，时常有省略衔接手段，靠意义连贯来组织话语。早在公元 501 年前后，刘勰就在《文心雕龙》一书中指出意义连贯的组篇功能：“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荷兰语言学家 Van Dijk (1977) 提出了话语的语义宏观结构，以它来说明篇章的意义连贯现象。他指出，如果有一个或一组命题能包含整个话语的命题内容，也就是说整个话语有一个话题或主题，那么这个话语是连贯的。

在现实的会话语篇中，在人们的日常谈话中，话题经常转换，却没有不连贯的感觉；另外，在相邻的话轮中，有时谈话者

从表面上看是说两码事，从语义上看，具有不同的命题内容，听者却觉得他们的谈话是连贯的。廖秋忠（1991）指出，会话里的意义连贯主要不是靠语义来判断，而是从讲话行为的社会规范及言语行为之间的相关性来达到会话的连贯性。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对话之间的连贯。

[3.2] 甲：现在几点了？

乙：(a) 四点半。

(b) 对不起，没带表。

(c) 不知道。

(d) 不告诉你。

(e) 你难道不知道吗？

(f) 问这个干什么？

(g) 什么？

(h) 老张有表。

(i) 啊，我得马上回家。

(j) 今天天气不错。

廖秋忠认为上例中，乙 (a) 至 (h) 中的任何一个回答都与甲的问话连贯，而乙 (i) 和 (j) 与甲的问话不连贯，换句话说，乙 (a) 至 (h) 都具有回答的言语功能，而乙 (i) 和 (j) 则不然。

由于语篇的意义连贯需要读者、听者对句子的信息量进行补足，这就牵涉到语境问题。上例中，如果提供这样一个情景语境，即乙在甲家中玩，天色已晚，那么乙 (i) 与甲的问话便连贯了，因为乙意识到甲在逐客了。由此可见，话语的意义与话语的形式和语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第四节 话语语境研究

话语语言学十分重视语境的研究，因为语境因素将直接影响语言的理解和语言的运用。Halliday (1985) 认为话语和语境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相互作用、相互预测，互为前提。可以这样说，语境决定话语，而话语则是语境的实现。其实，Halliday 的语境思想可以追溯到人类语言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马氏根据对土著民族语用的观察得出一个结论：一种语言基本上根植于说该语言的民族的文化、社会生活和习俗，要正确地理解语言，就必须参照这些广泛的语境 (Malinowski, 1923)。

话语的研究是一个系统的研究，我们必须在一个动态的语境中去考察话语，才可能得出全面可靠的结论。从交际的角度出发，我们在话语分析的过程中，必须考虑以下六个因素：1) 话语交际的背景与场合；2) 话语的传递者与接受者；3) 话语交际的意图与目的；4) 话语交际的方式与规则；5) 话语交际的话题；6) 话语的篇章类型。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语境发生关系。

Halliday 的功能语言学将语境研究分为三类：语场 (field)，语旨 (tenor)，语式 (mode)。语场指正在进行的社会活动；语旨指参与者之间的角色关系及话语在特定语境中的交际目的；语式指话语交际所采用的媒介和渠道。这三者共同决定着在特定语境中交流意义的类型。

陈平 (1987) 指出了话语分析的语境研究的三个方面：1) 局部的上下文环境，限于同分析对象前后毗邻的语句；2) 话语的微观使用环境，包括语篇的主题、目的、当时当地的情景及对话双方的关系等；3) 话语的宏观使用环境，指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它们影响和制约话语的组织、理解和生成。Brown 和

Yule (1983) 提出两条原则作为决定相关语境因素的准则：一为局部理解原则 ( principle of local interpretation)；一为类推原则 (principle of analogy)。局部理解原则就是理解某一篇章时所需的语境因素；类推原则就是和你过去认识的那个世界类推你所要理解的篇章。他们认为，这两条原则是读者假设篇章意义连贯的基础。西楨光正 (1991) 指出了语境的八种功能，即绝对功能、制约功能、解释功能、设计功能、滤补功能、生成功能、转化功能和习得功能。

Sperber 和 Wilson (1986) 修正了 Grice 的会话原则，提出了关联理论的原则。根据关联理论，在言语交际活动中，受话者必须建立和处理与话语相关的某些假设，通过形成一个随时间变化的认知背景来获取新的信息。而新旧信息的结合的必要条件是它们应相互关联，即新的话语必须以某种方式与受话者已有的知识背景产生联系，而传话者在发话时又必须遵守关联原则，尽可能使话语与语境相关。这样，受话者便可利用关联原则进行推理，从新旧信息提供的前提来得出有关话语意图的正确结论。指称、预设、会话含义、推理等都是语境分析的重要手段。

指称不是词语与事物或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是语言使用者的一种行为。

预设是语用的而非纯逻辑的。它更多地表现为说话者对听话者可能接受而不至于提出挑战而做出的假设。

话语分析中的会话含义指的是人们交际过程中所表现的言外之意，是一种非字面意义的东西。

推理是一种基于社会、文化知识的语用推理。推理模式输入的有语言信息和非语言信息，推理是按一定的思维规律集语言和非语言信息于一体的过程，它的结论具有一定的非正确性。推理是决定话语关联性、获得语境效果的重要手段。Sperber 和 Wilson 指出，新信息与现有的假构的语境之间的关联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获得：1) 使新的信息与语境结合；2) 用新的信息加强现有

的假设；3) 使新的信息与现有假设互相矛盾或排斥。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看出，语境研究在对话语的理解和语篇的连贯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密切联系语句的使用环境是话语分析在方法论上的最重要特征，也是它优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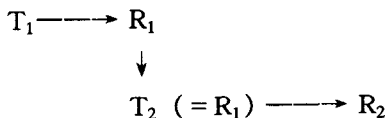
## 第五节 话语信息分布研究

话语语言学的理论基础是在 20 世纪初奠定的。“布拉格语言学派”对话语理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批以捷克语言学家为主的学派认为语言是一个功能体系，研究语言要同交际的具体语言环境、社会文化联系起来。所以，在研究对象上，他们不仅有句法和语言的形式，而且有语言的意义和语言交际的途径。马泰休斯（V. Mathesius）提出了著名的功能分析法。该分析法的一对重要概念是主位（theme）和述位（rheme）。他认为，一个句子通常都有一个主位和一个述位。主位是指一个句子要描述的对象，述位是指被描述的内容。与这一对概念相呼应的另一对概念是已知信息和新信息。已知信息通常位于句首，充当主位和（或）主语；新信息或述位成分一般位于句子的后半部分，指无法从上下文获得的信息，通常与句子的谓语部分一致。这一套方法在韩礼德（Halliday）的《功能语法导论》中得到了精确的描述和发展。

捷克的语言学家们还提出了话语的主题推进，从交际动态的话语小顺序出发，发现已知信息和新信息在句中相互接应而形成的顺序。捷克语言学家 E. Danes（1970）从这一研究出发，提出了“主题顺序”的模式。根据他的研究，话语可以有 5 种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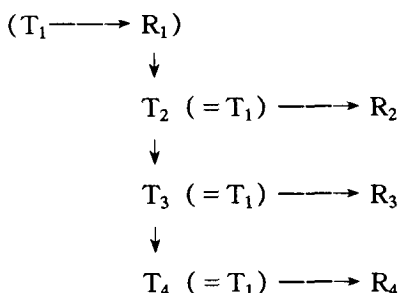
1. 话语话题置于前一句的述题（R）并且在后一句单话题

的直线延续模式的主位中重现。其模式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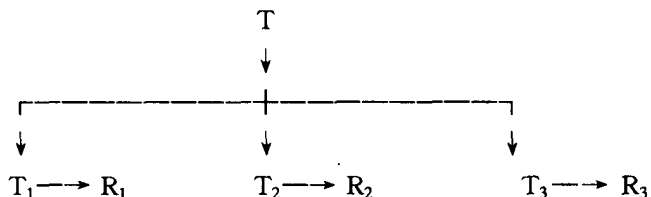
[5.1] 从前 (T<sub>1</sub>) 有一个皇帝 (R<sub>1</sub>)。他 (T<sub>2</sub>) 有七个儿子 (R<sub>2</sub>)。

2. 单话题主位同一模式：话题置于某句的主位，并且在前后句子的主位中重现。



[5.2] 我的自行车 (T<sub>1</sub>) 是新的 (R<sub>1</sub>)，它 (T<sub>2</sub>) 是父亲送我的礼物 (R<sub>2</sub>)。它 (T<sub>3</sub>) 现在放在楼下 (R<sub>3</su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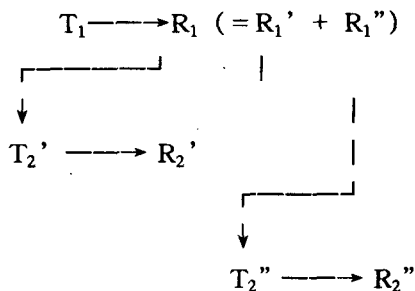
3. 单话题派生主位模式：前后句子的主位（微观话题）是由某一宏观话题派生出来的。



[5.3] 它的长鼻子 (T<sub>1</sub>) 可以把最小的食物，甚至于花生米弄到它巨大的身躯 (R<sub>1</sub>) 里。它的耳朵 (T<sub>2</sub>) 是可以活动的 (R<sub>2</sub>)。……它的脾气 (T<sub>3</sub>) 温和 (R<sub>3</su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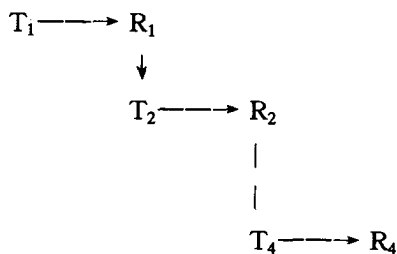
T<sub>1</sub>、T<sub>2</sub> 和 T<sub>3</sub> 的总主题是“它 (大象) ”。

4 宏观话题置于前一句述位，在后面一些句子的主位中重复话题的某一成分（微观话题）：



[5.4] 围着一张圆桌 ( $T_1$ ) 坐了三个人 ( $R_1 = R_1' + R_1''$ )，一个 ( $T_2' = R_1'$ ) 在吸烟 ( $R_2'$ )；另两个 ( $T_2'' = R_1''$ ) 在喝酒 ( $R_2''$ )。

5 话题断开模式：主位—述位链中的某些环节在行文中可省略。



[5.5] 昨天 ( $T_1$ ) 村里举行了婚礼 ( $R_1$ )。 ( $T_2 \cdots R_2$ ) 新娘 ( $T_3$ ) 穿着一条白色的长裙 ( $R_3$ )。

婚礼中必有一位新娘，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行文中可省去。

在国内，有黄衍、徐盛桓、胡壮麟、黄国文、朱永生等立足于系统功能语法之上，对英文的主位和述位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如徐盛桓 (1982) 概括了四种主位推进结构：

1. 平行性发展

$$A \leftarrow B$$

A ← C  
 A ← D  
 A ← ……

[5.6] Now in his five years at Harvard Law School (A), Reg is making careful plans. After earning his degree (A), he expects to return to the South to practice law among the poor (A). “I want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what their rights are and to help them achieve them.” he says. Then he helps to run for political office at the local and state level until he is ready to try for Congress.

## 2. 延续性发展

A —→ B  
           B —→ C  
                   C —→ D  
                           D —→ ……

[5.7]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鲁迅《在北京女师大的讲演》）

[5.8] An English teacher usually divides her time among three subjects: language, composition and literature. Mrs. Cox's favourite subject is literature, and her most exciting literature classes are those on the literature of Black Americans.

## 3. 集中性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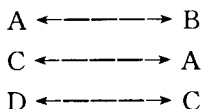
A ↘  
 B → Z  
 C ↗

[5.9] A Chinese is an Asian. A Japanese is an Asian. And an Indian is an Asian.

[5.10] 那就是黄氏所谓美丽的脸孔，一个不是脂粉装扮起来的脸孔，而是纯然由思想的力量创造起来的脸孔。

(林语堂：《人生的盛宴》)

4. 交叉性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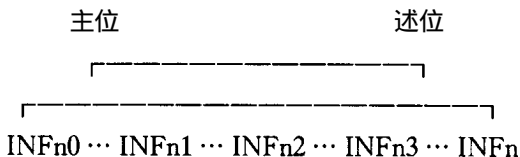
[5.11] The play was interesting, but I didn't enjoy it. A young man and a young woman were sitting behind me. ... I turned round and looked at the man and woman angrily. They didn't pay any attention to me.

(Alexander: *New Concept English*, Book Two)

[5.12] (宝玉道：) “天下的山水多着呢，你哪里知道这些不成。等我说完了，你再批评(我)。”

(《红楼梦》，第十九回)

此外，徐盛桓还提出一个模式说明主位和述位两者本身可以携带不同程度的信息，模式如下：



在上图中，INFn0 代表已知信息，n 代表新信息，在信息量上，n1 > n0, n2 > n1, n4 > n3 > n2，以此类推。

主述位的研究与发展，使人们跳出了传统的语法学的框框，揭示了连贯性话语内部构成的一些规律，探讨了语篇中信息分布情况，推动了话语语言学的发展。

## 第六节 语篇结构的研究

如果说话语的衔接手段、意义连贯、信息分布情况涉及的是

句际之间形式上的照应和逻辑关系的话，那么话语结构涉及的是语篇深层结构的本质。

要分析话语的深层结构，首先得确定话语的结构单位和结构层次。不少话语语言学家认为话语的基本结构单元是句子或话轮。Longacre (1979) 认为句子或话轮之上有段落这个层次。一些对话分析者认为话轮之上有话对 (pair)，话对之上有话串 (sequence)。王福祥 (1994) 把连贯性话语分为句组、句段、片段和全文四个不同层次的意义结构单位。总的来说，话语结构单位的划分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有段落这一中间层次。

对口头叙述的完整话语进行语义结构分析最著名的是 W. Labov 他提出一个完整故事的自然叙述 (natural narrative) 包括六个环节：点题 (abstract)、背景 (orientation)、进展 (complicating action)、评议 (evaluation) 结果或结局 (result or resolution) 和回应 (coda)。

对课堂的话语结构的分析有代表性的是 Coulthard 的研究。他 (1985) 认为，话语由五个层次构成：(1) 语目 (act)，相当于小句的功能；(2) 语步 (move)，由语目构成；(3) 回合 (exchange)，由语步构成；(4) 课段 (transaction)，由回合构成；(5) 课 (lesson) 是课堂话语的最高层次，由课段组成。

徐盛桓 (1990) 提出了“篇章：情景的组合”模式运用于叙事性和说明性文体。他认为，语句体现为不同的情景，小情景可以合成稍大的情景，最后归结为三组大情景：触发 (start, ST)、后续 (consequence, CON)、结局 (result, RES)。这三组大情景由于结构系统的自我调节可以改变顺序。例如：

[6.1]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prince (1) and he wanted to marry a princess, only she had to be a real princess (2). So he went all over the world looking for one (3). But every time there was something the matter: princesses there were many,